张驭寰：我只能写书把它们留下来

自4月份罗哲文去世后，专攻古建筑研究的梁门弟子大多作古，硕果仅存的张驭寰也患上脑血栓，吐字都不灵便。他曾跑了70多万公里，还多次出国考察，对中国寺院建筑、塔、元代木构、城池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，写下了156本著作。

直到2008年，他才从第一线退出来。现今，他已是耄耋之年，可还在奋力写书。《张驭寰古建筑研究专集》已经出到了第十八本，还要继续出到第二十本。在今年出版的《古建筑答问记》中，他用一问一答的形式，把精深博大的古建筑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做了解释。在真古建筑式微与仿古建筑成风的当下，问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写，他有点调侃又带着无奈地说，这些老东西都要死了，我只能拼命写下来，把脑子里的东西留下来，希望有一天有心人能在这些书里，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。

张驭寰
（1926年9月27日—），中国古代建筑史学专家，1956年至1958年期间担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助手，协助他创办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“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”。

《中国古建筑答问记》
张驭寰著
2012年1月
清华大学出版社

谈古建筑保护 日韩等都比我们做得好

新京报：《中国古建筑答问记》和过去的都不同。出版它的初衷是什么？过去的北京城古建筑是什么样的？

张驭寰：清华大学出版社约的稿，是一本普及性的古建筑著作，相对浅显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。过去出的书千篇一律，所以我想改变一下写作方式。中国古建筑过去数量多，民族形式多，尤其是元代以后。老北京整体古朴，在大街两侧盖商店、大厦，或主楼退后，楼前、街边全部绿化，或大街两侧为门院，街边建围墙大门，院内建楼。人居住的四合院建在东西方向的胡同里，也就是建在小巷子里。大街很热闹，胡同很安静，这就是大街小巷的格局。

新京报：据说，解放后梁先生极力建议保留北京的古城墙，四九城内建一个古城博物馆？

张驭寰：新中国成立时，梁思成先生想完整保留北京旧城作为历史博物馆，在复兴门外建设新北京，四九城里保留旧北京。但是方案实行了一段就改变了，两个城市，旧的得要钱，新的也得花钱。于是学习前苏联的经验，在城内改造，旧城中许多老房子被拆除，在老房屋基础上再建楼房，拆除一片建设一片。全国都来学，学跑样了。尤其这十年拆得更厉害，现在需要土地面积了，就拆北京的老胡同，大街两侧很多都建造高楼，或用居民楼来充实街面，非常不宜居也不合理。我在美国住了四年，去考察过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南洋等地。他们的古建筑保护都比我们做得好，日本尤其做得好，他们有东京那样的大都市，也有京都大阪那样的地方，古建筑住宅都是古代式样，各种式样都保留下来，里面还住人，绿化也好。

谈问题和传承 以后没人接我的班

新京报：古建保护最大的问题和现状是什么？

张驭寰：我过去参与过恭王府维修和故宫维修。在北京古建保护比较好的是西城区，在南边也多，但老四合院和老胡同拆了很多。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，要年年维修，一年一小修，三年一大修，10年到20年要彻底大翻修，建筑才能长久，有的可以屹立千年而不倒。现在地方发展旅游修了很多仿古建筑，还恢复了一批老建筑，比如，香山的永安寺，还有去年修北海边上的大高殿，找我征求意见。但仿古建筑通常只保留了技法中的大屋顶、飞檐和斗拱，无论是从设计与施工，还是从总体布局到艺术装修。其他的很多技法都失传了，怎么保留？我写过156本书，只能写书，没别的办法。你提意见说不能这么弄，但说了不算。现在懂技术的老木匠，老设计师基本都死光了，我收了七个学生，都是学新建筑的，其中有现在的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，学生里只有两个搞古建筑，半专业状态，以后没人接我的班。国家技术人才也没培养起来，他们觉得古建筑拆掉了就不需要有人懂这个了，那就拆光算了吧。

谈建筑好坏 住得舒服就是好建筑

新京报：从古建筑的源流看现代建筑，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在哪儿？

张驭寰：目前存留历史最久远的古建筑是汉代的。汉代到清朝的古建筑风格没有大变化，就飞檐和斗拱变化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古建筑风格是辽金时期的，结构很合理，辽金元三代都使用减柱法，合理，节省材料，安全坚固，木头粗大，古建筑一般冬暖夏凉，现代建筑则反之，屋顶很薄，一层板，一层纸，一层瓦，用不了20年就坏了，古建筑大，泥就那么厚呢。屋顶厚，墙也厚，隔热隔冷。建筑这种东西，只要是人在里面住得舒服，安全合理，不浪费材料，就是好建筑。没必要把古建筑都恢复，一是花钱多，维护费用多，防火也难，且没有防震考虑，现在地壳变动了，地震多了。而现代建筑不是一无是处，它用钢筋混凝土，坚固耐用，方形结构也容易最大利用使用面积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

《骚土》
老村 著
2012年4月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闲话老村

□书评人 妙手丹青

网络确实是个好东西，通过它，我认识了好多朋友，有些成了我的至交和良师。老村，就是这样的朋友。初识老村，源于他的画。我是酷爱国画，但终究画不出半笔来的那一类。偶然的机会，无意浏览，发现了一幅署名老村的国画。画风简约、朴实、凝炼、厚道，有一种被黄土窖藏过的感觉。细细玩味，有股真气从画面逸了出来。于是我加老村为博友。此后，凡有老村新画从博客里贴出来，我都要反复赏玩，偶尔还要评上一两句。自然，我的评语全是外行的行外话，估计老村看到时，怕是一笑了之了吧。

随着交往的加深，渐渐了解到老村的不凡。他原来还是位大作家，一部《骚土》让他蜚声文坛，后又出了十几部书，是中国文坛的佼佼者。我于文学本是门外汉，平时也爱看个小说、散文什么的，只当是无聊时的消遣。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，我对老村的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兴趣。一来二去，竟成了常客。

老村的文字与别家大不同，他从不故作惊人之语，自然，坦诚，率真，无油滑气和市侩气。读他的随笔，就像是和老朋友一起聊天拉家长。他的语言是朴实而活泛，值得反复咀嚼，就像是咀嚼老家过年时的蒸馒一样，越咀嚼越觉得有生活的真味。后来，我把那些让我深深感动的话摘录了出来，大概有了二十多页，并命之为《老村语录》，可惜后来因为电脑出故障，全丢失了，很是让我痛惜了一阵子。

和老村交往，其实相互言语并不多；估计是太忙的缘故吧，他也很少上网。虽然很少言语，但他却时时给我以鼓励，有时竟以兄称之，让我很是汗颜——这也看出他的谦虚来。前段时间，他发纸条要我的地址，说是要寄本书给我。我很是惊讶，心想，大名如老村者，平时能给我发个纸条、回个消息，已是莫大的荣幸了，现在竟然要寄书来，岂不是做梦？

4月23日，我收到了老村寄自京郊的邮件，打开一看，是三本书和一幅画！一本是长篇小说《黑脉》，另外两本是散文集《闲人野士》和《我老了的精神头儿》。画是我先前在他的博客里见过的，名为《荷花翠鸟图》。这些书和这幅画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为珍贵的情谊。

《我老了的精神头儿》中的文章多数在博客里发表过，我先前读过，现在又捧在手中来读，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。通过纸质的阅读，我更加体会到了老村文章的质朴。精神头儿，这是作为文人最为重要的。有精神头儿在，气就不会泄，人就不会倒。谁说百无一用是文人呢？

责编 于丽丽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庄文湄